

【金馬61】游學修角逐影帝：高調做網台，低調拍電影，面對haters必「修」之路

為何很多人感覺游學修喜歡認屎認屁很囂張，「因為我永遠不會說，你知不知道，我有這樣付過。」



作為電影主角，鏡頭以外要跟大眾保持距離，所以不會去便利店，不會隨隨便便被媒體曝光，被看到自己的私生活——更不會去戲院看自己的電影，但這樣的明星年代大概早已過去。游學修正好就是當下新媒體時代最出位、也最有爭議的香港演員之一。

十年前，憑《那一天我們會飛》被譽為香港影壇的新人王，前途無量。但然後，就一直都沒有然後，或者跟游學修性格火爆、得罪人多有關，如他自嘲：「以前我自己把口不收（嘴巴不閉上）。」網絡新時代，幾秒鐘就已經換了話題，幾句話就可以殺死一個電影明星。

不再是怕被人看到，而是怕沒人再看到自己。那年，一直接不到戲，窮到幾乎交不到屋租的游學修，意識到「電影」不會找上門，決定自組網台「試當真」，反過來主動出擊。一個不再是新人的電影演員，仍然血氣方剛，零距離，低成本，自拍、自嘲。看我、鬧我。

在一半狂熱追捧，另一半酸言謾罵之中，「試當真」逐漸成為香港新媒體平台的代表，而曾經一度被「電影」的游學修，終於憑新作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一鳴驚人，第一次入圍金馬獎便是影帝提名，年度最佳男主角之一。說是一鳴驚人好像不太適合，因為總是「把口不收」的游學修，偏偏在這部電影裡一句說話都沒有。

“ 網台「試當真」成軍四年，游學修一直是主腦中最高調、最不平則鳴的，隨時與網民宣戰。但其實，作為演員的游學修很有耐性，低調、沉默，他有一個很大的自律，要將演員本位與網台主腦的身份完全區分。

與游學修面對面訪問的感覺，也跟平時打開 IG 和 YouTube 看到他開 Live 爆粗，與網民隔空對罵的感覺，兩者有很大落差。從「試當真」的短片和直播節目裡見到的游學修，總是言行高調惹火，然而，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的導演黃修平卻為他帶來一個很有意思的角色，一個「拒絕」與人說話，跟主流唱反調，打手語無聲表達憤怒的聾人。



「戲入面（裡面）我都一樣很惹火的。」正準備出發到台北行紅地毯的游學修，打趣形容故事裡另一個「無聲」版本的自己，也難得分享了對於電影、「試當真」及面對網絡 haters 的許多想法。



一沉百踩，借屍還魂，香港人都在看的《試當真》開啟港式娛樂新時代？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「不鳴驚人」的男主角

「他是一個手語 native speaker，我要演從小到大都是打手語的人，難度真的很大。到演的時候，我真的可以知道自己在說什麼，是用手語說那句對白給你聽，而不是演繹這句對話的手語動作。」

無可否認，游學修的伯樂，是黃修平。出道十年，游學修演過的電影不多，當中便有三部是黃修平的執導作品。「是的，連同《狂舞派 3》裡面的客串演出，應該是第三次了。」

「他對我來說是一個怎樣的導演呢？就是……」游學修想了好一會兒，一字記之曰：「煩。他是很煩的，他會在一些細節上燒很多時間，就要捉到為止，所以經常都會跟攝製組、製片鬧交（吵架），但他對一件事有追求的時候，他就有這一種煩，有好有壞，但對演員來說是好事。」

游學修回答提問的方式很率直，客套話不多，譬如談到首次入圍台灣金馬獎：「我覺得我是不會有機會上台說的了，所以可以在這個訪問說，其實是我夢想成真了。當年看《狂舞派》（黃修平執導），我還在讀 APA（演藝學院），電影本身是有瑕疵，但是它令我很感動。我看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我相信直到現在再看《狂舞派》，我還是會被感動。而且戲中那班演員都是新人，BabyJohn 當時是新人，Lokman 是新人，顏卓靈也是，我就覺得黃修平這麼厲害，既可以帶到新人，同時又拍到一部好看的戲，如果我也可以拍到他的戲就好了。」



「結果他下一部戲《那一天我們會飛》就公開 casting，然後我就中了 cast，然後再去到《狂舞派 3》，他找我客串一個角色，現在又是也因為他，帶了我去金馬獎，來到這一天，我覺得我是夢想成真了。」

與黃修平第三度合作的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，整個拍攝過程都很低調，他自己也一直沒對外公開。直到作品面世才知道，原來就在游學修與許賢、蘇豪一起搞網台「試當真」，剛剛上了軌道，也最風風火火、疲於奔命的日子裡，電影已在背後默默開展。

「如果沒有記錯的話，是 2022 年 5 月，即是兩年半前，他第一次跟我說，有一個聾人的角色想我演。」他隨手翻看著 whatsapp 訊息，續道：「是 22 年 8 月，他第一次給我看劇本，那一年『試當真』還有很多事情在籌備，有很多事情同時發生。」由於並不是一個可以簡單演出的角色，需要學習手語之餘，也關乎故事角色設定，戲中游學修飾演的子信是個堅持不發聲、不說話，單靠手語作為母語，以聾人為傲，拒絕融入健聽族群的少數例子：「我會形容他是一個手語 native speaker，我要演一個從小到大都是打手語的人，所以那個難度是真的幾大（很大）。」

開戲前游學修就要上課學手語，練習了超過一年。「去到 2023 年初，開始更密集地操練手語，最密集的那段日子是每個禮拜上三、四課。那段時間真是處理不了那麼多事，也辛苦手語老師了，後來他乾脆來我家教手語，我一睡醒，爬出廳就上堂，再加上你知道嗎，學手語是沒有聲音的。」他笑著說：「所以就很想睡，一邊學一邊想睡。」

「戲裡面好像真的很有自信，你是不是覺得我很會手語呢？但全部是演出來的。對於這部電影，最有自信就是這一點。」游學修打趣說，自己其實不像故事主角，學習手語的天分相當有限，只能夠短時間內將對白死記硬背，學了些基礎，然後練得很熟，「到我演的時候，我真的可以知道自己在說什麼，是用手語說那句對白給你聽，而不是演繹這句對話的手語動作。」



學手語、扮演聾人過程殊不容易，特別是一些肢體動作，聾人和聽障者族群之間的細微分別，是完全另一套需要接觸過才能體會到的社會文化。不過，與之相比，拍攝的過程更漫長。「我的每一場戲，每一個鏡頭，每一個 take 手語老師都一定在現場。基本上就是演到手語老師、Adam（黃修平）、我三人滿意為止，每做完一次，問手語老師我可以嗎？問導演我可以嗎？再問手語老師動作可不可以，我的手勢不行，要抬高一點，再問 Adam 覺得演技上還想怎樣調整？我自己又會問自己做得好不好，每一個 take 都要三方同意。每一個 take 手語老師都一定在現場。」

但游學修了解黃修平的個性，尤其很重視細節：「我知道他拍戲是很慢，可能全行都知道，拍這部戲是，其實《那一天我們會飛》時都已經是這樣。」

「是剛好十年前的事了。」回想第一次跟黃修平合作，游學修笑言：「其實當時不是剛剛入行，而是根本未入行，我 2014 年暑假畢業，那年 8、9 月就是拍《那一天我們會飛》。」他憶述，過去極少看回自己以前的電影演出，「演技是一件循序漸進的東西，再加上《那一天我們會飛》裡，我的角色是沒什麼內心戲嘛，我是少年版的林海峰而已，是演一種陽光、有活力的形象，我的內心戲是在林海峰那裡。」

“「現在進入的這個階段，我覺得對自己的認同多了，就少了去求別人的認同。我知道要向內求，是我自己的成長。」

「但對我來說，是我第一部戲，無論排練過程到整個拍攝，再去到上映的經歷，我到現在都歷歷在目，因為它是我的第一部戲。第一部戲的深刻，那種嚴陣以待，無論如何都要把它做到 100 分也不夠，要做到 120 分為，那一定是無與倫比的。」

他接著說：「但距離十年前的自己有什麼分別，可能是以前剛剛入行的時候，真的會想很多外在的東西，即是說，有很多無謂的鑽研。當你演一個角色的時候，你會花很多不需要花的功夫，做很多不需要的功課。例如先研究一下這間學校，再想一下這套校服，想很多很多很多東西，花很多無謂的力氣。我現在不是懶了，只不過是懂得專注去想我作為一個演員，要怎樣演這個角色，怎樣去做準備功課呢？」



新秀談：十年後再後悔，就來不及了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如果不斷跟人說你有努力，其實很核突（難看）

「這個世代就是適合你把努力全部說出來，我只是不適應這樣做。我很多時都會說心情，不滿，或我覺得這件事不應該這樣。但我永遠不會說，你知不知道我有這樣努力過，我有這樣的付出。」

然而，若說游學修身上花了最多無謂的力氣，大概就是這幾年的網上罵戰。網台「試當真」成軍四年，他一直是三個主腦之中最高調、最不平則鳴，隨時在社交平台撰文拍片，與網民宣戰。但其實，作為演員的游學修很有耐性——耐性少一點都未必可以跟出了名慢熱的黃修平相處十年。無論是拍電影，還是排演舞台劇，游學修都保持著低調、沉默的作風，他有著一個很大的自律、自覺，要將演員本位與網台主腦的身份完全區分。



譬如為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默默練了手語那麼久，過程並不輕鬆，但他真的忍了這麼久，更絕少在「試當真」公開談過。沒「呃」過掌聲、鼓勵等等。

「如果你要不斷跟人說你有努力，我覺得很核突。」他說：「那現在有一個訪問，就可以真是說出來了，為準備這個角色，我是捱眼瞓學了手語一年多的。」

「我也挺高興你會問這個問題，因為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真的會留意到。例如之前《我們最快樂》要排戲、要操練，或者今次手語要上很久的課，我是甚少會出個 post，或者公開提及自己在這方面花了的功夫，我會希望是在作品中，在表演裡面被人看到，當年我第一個舞台劇就是《陪著你走》，接著去到《我們最快樂》，無論角色或是身形上，這兩個舞台劇的準備都很多，但是我很想你入場的時候，讓你看到，原來我真的有去操練，我手語練到很純熟，而不想你是因為上網看我出 post 看到。」

「所以沒入場的人，就一直會覺得游學修憑什麼。」說著，他自我揶揄一番：「因為這個世代就是適合你把努力全部說出來的，但我只是不適應原來自己要這樣做，所以，為什麼我很多時候都會給人一種感覺，是游學修喜歡認屎認屁，或者游學修很串、很囂張，因為我就是沒有在網上特意 mention 自己有多努力，我覺得你也看不到，而且你也不會看，但其實都會射出一種『你覺得別人看不到你』『你其實不知道我做了什麼』的感受，變成我很高調、火爆、惹火的那一面。」

我們都誤解了網絡世界的游學修了嗎？「我想我很多時候都會說自己的心情，我會說自己的不滿，或者我覺得這件事不應該這樣，但我永遠不會說，你知不知道我有這樣努力過，我有這樣的付出、我有這樣的成績，就算我發脾氣，就算我開 live 爆粗，我都不會拿這些東西來說。」他解釋：「可能喝大了會，但真是極少。」

游學修坦言，曾經很希望別人會快點看到自己做得有幾好，「現在我『成功』到達另一個階段，就是我相信遲早會見到，我不需要再做很多其他事情，我做好自己就行了，我靜候有一天你會見到。」



「深入一點來說，現在進入的這個階段，就是我覺得對自己的認同多了，就少了去求別人的認同。」他說：「我知道要向內求，是我自己的成長。」

香港自己的星：豪哥！許賢！征服後運動時代紅線香港的絕招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我已經犯了夠多錯

“我發現我繼續去執著、去表達、去澄清，它都只會消失於空氣之中，我想表達的訊息，對方不會接收到。我覺得來到這個階段，說話已經是完結了，說話的力量，我要說的都說了。”

「試當真」除了令游學修於電影以外另有一番事業，但也因為其高調、惹火的作風，為他帶來很多 haters，甚至一度成為網民、酸民們的出氣袋，其感情生活被放大，粗口爛舌的言論被針對，前兩年「試當真」曾經公開賣 NFT 周邊產品賺錢，更被網民狠批變質斂財。

最記得是游學修不甘受辱，公開譴責那些針對自己的網民是「心地唔好，想看我死」，與網民為敵多年的他，今日有了另一番體會：「但我現在覺得，對我有成見的人，其實不是真的很多，我覺得其實是很少，甚至是太少了。」他沉吟片刻，續道：「如果我從來沒有得罪那小部分人的話，都不見得那些人會因為這樣而認識我，或者喜歡我。當然我也覺得，做這一行，其實到頭來越少人討厭你越好，尤其是在香港。」

「都是自己造成的，是我自己以前把口不收，說太多東西，現在不說了。」在文字訪問裡未必感受到，事實上，他沉默了很久。要說什麼，或者不說什麼，最後他說得非常審慎：「當去到某個時間點，經歷了某些風波之後，但那些經歷就不詳細說了，有一個點是突然覺得，真的很無謂，有些事情是不會因為你說了一次、兩次、十次，就會說得明白。我發現我的說話，或者我繼續去執著、去表達、去澄清，它都只會消失於空氣之中，我想表達的訊息，對方不會接收到，他只會覺得為什麼你要這樣表達，你看你這樣表達是否有問題。」「以及我相信，聽到的人已經聽到了，或者認識我

的人已經認識了，是不認識我，或者對我有誤解的人，他不會對我改觀，更不會是透過我繼續說話而有改變。」

「所以我也沒有需要繼續去遊說，他只會為我帶來傷害，他只會為我累積很多不必要的仇恨，或者一些誤解。可能是透過其他原因，他會有一天對我改觀，但我覺得來到這個階段，說話已經是完結了，說話的力量，我要說的都說了。」他笑：「看，我今天不用說了。」



游學修不怕坦白，現在變了很多，收了口，覺得在言行上無謂那麼執著，做回一個 artist 的本分就好。「以前我是勇於去犯錯囉。」他笑了一下，卻認真答道：「我是不會形容自己害怕犯錯，我會形容為犯了夠多錯了，知道有些錯不用犯。當你仆得夠多，吃得夠多屎的時候，如果你還是『我就是那麼喜歡繼續吃屎，喜歡繼續仆』，那你沒有成長過。」

「我不覺得自己是變得害怕了，我夠膽的，但是沒有意義，我可以繼續這樣，我繼續罵下去，我得罪很多人，意義在哪裡呢？」



許賢、贊師父：一分鐘網片也嫌長的年代，什麼令香港觀眾淚灑戲院？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「試當真」成軍四年之後

「究竟我們這麼多人找不找得到一個適合這個時代，適合這個社會，同時適合自己的方式繼續去經營下去。能不能夠繼續走下去，就是取決於這個課題。」

「網絡本身是有週期的，人們說三年是一個週期，如果你走到三年，很大機會死的。我們剛剛踏入了第四年。」

「試當真」成軍四年，轉型勢所難免。其實最大的轉變，游學修大方承認，就是自己開始逐步 step-down。

「一開始的時候，很多東西都是從我開始，無論不同的項目，不同的短片，要出一個 Post 一張圖一個 Thumbnail 也好，標題要怎樣改，做圖是什麼風格，這個鏡頭剪不剪走，大小事項可能佔了

八成是由我去推動的。」

「但來到現在，我也希望繼續去做到我想搞的電影，變相在台上的東西，我要學會怎樣可以放手去由不同人去構成『試當真』，或者『試當真』已不再是所有東西都來自於我。」他解釋道：「我想這四年最大的分別，多了一個共同建構。」

由最初三人成軍，發展到今日已經一支台前幕後人數不少的網絡製片團隊，游學修跟許賢、蘇豪的合作關係，亦跟過去有了改變：「我的參與是一定少了，豪哥最主力在台上，大小事情他參與最多。許賢去了開一個新的『拍住先』頻道，是一個以紀錄片為主的頻道。我就去搞電影的東西。現在大家各自有發展，開始有不同方向的創作，但我希望『試當真』保持這樣的多元性。」

「但不是游學修借『試當真』拿到一些東西，然後我放下它，我繼續做回我自己。」他說。

一個網台多數都會有不同階段，問游學修「試當真」現在去到一個什麼狀態，它還可以走多遠？只見他抬頭想了許久，然後說：「心底裡當然希望它可以長做長有，希望可以變成不同形態之餘，它仍然可以用它的方式，繼續存活下去，但現實層面，你說他會不會走到盡頭呢，我們一直都有這個心理準備，由第一年就已經有這個心理準備，所以我們才叫『試當真（暫名）』，就是有種說不定的，不知道它能走到什麼時候的想法。」



回想「試當真」一周年時，當時的宏願就是「下次見面，不如在戲院見」，游學修形容，他們第一年做「試當真」，不只是想做網台，覺得下一步、下一個目標，是拍電影。今年任務完成，「試當真」出品的紀錄片《公開試當真》順利搬上大銀幕。再下一步呢？游學修答得隱晦：「它能不能走下去，我覺得都要看這間公司的每一個成員，不只是我們三個，即是每一個成員，他們有多想走下去，還有究竟我們這麼多人找不找到一個適合這個時代，適合這個社會，同時適合自己的方式繼續去經營下去。能不能夠繼續走下去，就是取決於這個課題。」

畢竟，過去這一兩年，香港以至全世界的網台經營狀況都有點走下坡，游學修點頭說：「是不健康的。無論是『試當真』也好，整個網絡風氣也好，都有一些暗湧。你會看到，現在很多人說 YouTube 已經沒有人看，YouTube 影片的 view 數越來越低，是不是要轉去搞 ig，是不是要搞 reels，還是要搞抖音？我會形容現在整個網絡的生態是，大家都有一種模糊，做網台也好，做 KOL 也好，大家都面臨一個『其實拍什麼才對』的疑問，我們要經營下去，究竟應該做什麼？」

從「試當真」來到陷入「拍什麼才對」的新時代困局，「暫時都可以說是有一點妥協，例如我們會多了去搞 IG、reels，或多或少都會配合市場的心態去轉換創作模式，但同時你說片種、類型，或者創作一些那個話題，應該創作什麼呢，那樣東西就很……我們比較任性，都是傾向反過來問自己

最想創作的是什麼，或者某件事好像很多人看，但是有人不想拍，那就不拍了。被人罵了不開心就不拍了，哈哈。」



填詞撚大對談：蘇豪！鍾說！亞水！Luna is A Bep | 如何寫留在香港…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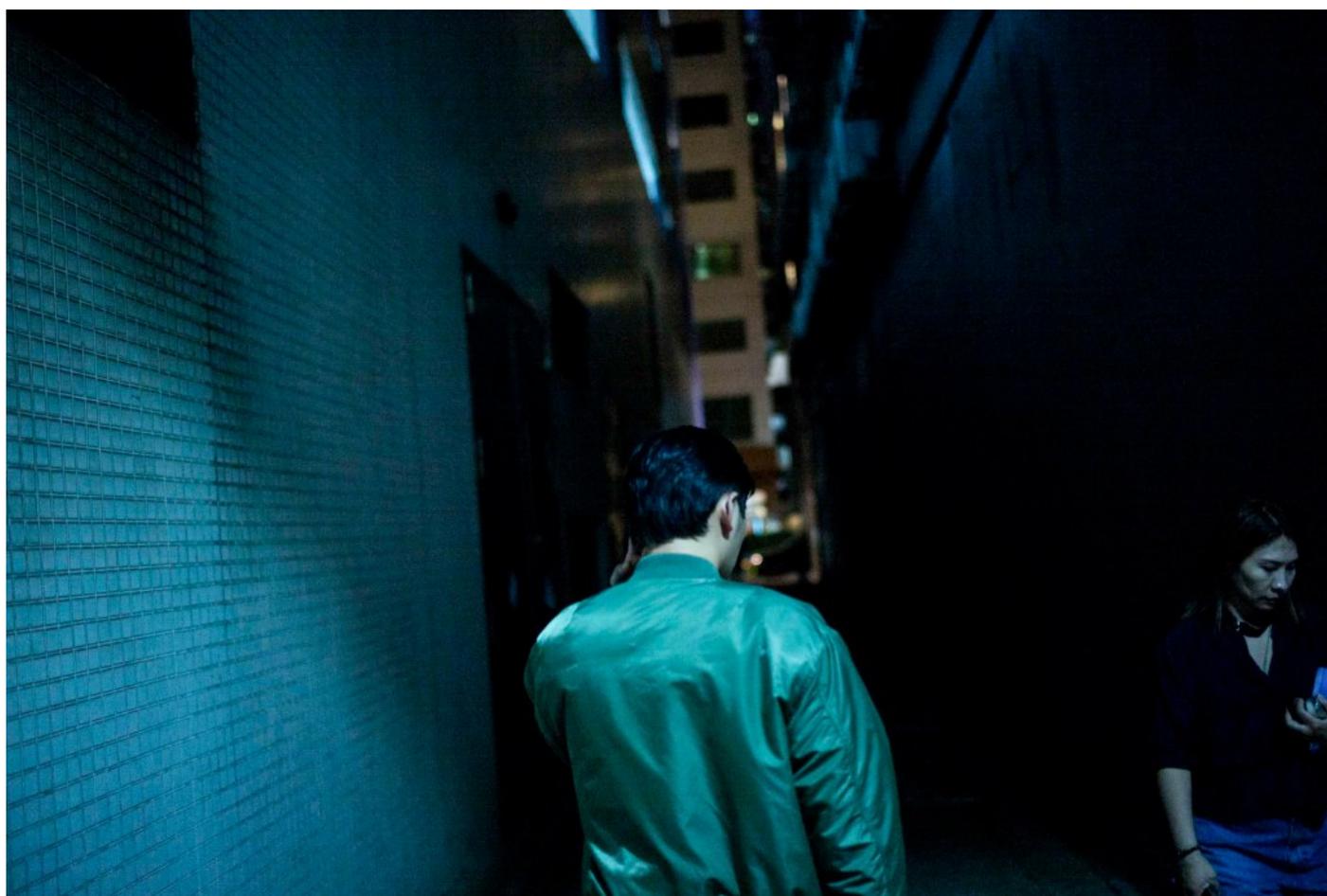
從走鐘獎到金馬獎

「去完台灣走鐘獎，我最大的感受是，我好像出席了別人的派對，那就不禁令我想起自己的派對，我最期望的是，香港觀眾和香港創作者可以 friendly 一點……」

這一年，游學修將先後用了兩個身份，參與了台灣兩場頒獎禮。一個是以「試當真」主創的身份，出席走鐘獎；另一個就是以演員身份，憑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競逐金馬影帝。兩個獎項，一個面向網絡世代，一個是傳統電影，正好成了對比。

「我剛剛去完走鐘獎，我自己的觀察就是，我相信不止香港，甚至乎不止台灣，像我們剛才提到幾個領域，香港電影界好像市道不好，網絡市道也不見得好，台灣影視業是不是很健康很蓬勃呢？其實也不是，他們也面對很多難關，而台灣的網絡界其實都在面臨很多爭議、風波，有些團隊可能就此解散。」

「我的感覺是，可能疫情後整個世界，現在都進入了一個大家正在摸索下一步怎麼走的階段。世界各地、各行各業都在摸索下一步怎麼走，Apple 在想，Marvel 也在想，DC 也在想，荷里活那邊在想，台灣那邊在想，香港也在想，電影人在想，網紅在想，所有人都在想下一步其實是什麼來的呢？」他打趣說。當初幾年沒電影拍都未將游學修推到絕路，仍然有「試當真」可以發圍，他笑言：「幾混沌的階段都沒所謂，死不去就行。」



訪問最後，游學修說了些他大概在「試當真」直播時段很少會透露的心聲：「去完走鐘獎，我最大的感受是，我好像出席了別人的派對，那就不禁令我想起自己的派對，我最期望的是，香港觀眾和香港創作者可以 friendly 一點，那是否一定要盲撐？是不是不踩得？可以踩，電影也好，網絡也好，都踩得，但是可不可以多一份愛意地踩呢？」

「但很難，我知道這一定不是要求，你不能這樣要求，別人選擇不愛你，背後牽涉的事情太複雜了，他可以是不愛創作者，可以是不愛香港的作品。但你不能說他們不愛、不撐，就是不對。」

「我只不過有個願望，就是他們可以愛多一點香港的作品，愛多一點香港的出產，那就好了。」他說。